

源头诗话

龙潭走笔

山城雨季

张蓓

春天的山城开化,雨水特别多。

淅淅沥沥的细雨,常常把山城笼罩在一片烟雨迷蒙的意境里。山城的细雨,多姿多彩。或淅淅沥沥,似玉帘;或潇潇潺潺,如银丝。而其最具独特魅力的,是它的蒙蒙、霏霏和似烟若雾。

在淡墨色的天空中,让人看不见雨的丝丝缕缕,但却感觉像一片片细毛,在暖湿的风中飘飘扬扬,宛若是含羞的少女,轻移莲步,怯怯而来,想依偎你又迟疑着;宛若活泼顽皮的儿童,若近若远的缠绕着你,冷不防湿了你的云鬓,等你撑起了伞,却又远离了你。

山城的细雨,虽然没有敲窗滴阶、轻叩琵琶的清音,也无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神韵,但却有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意境。

花开半朵,最美;雨色空蒙,最妙。

山城的细雨,是从《荷塘月色》里传来的一缕歌声,渺渺茫茫,隐隐约约;是深藏在潇湘馆里的一段柔情,缠缠绵绵,欲说还休;是梅兰吐蕾的一丝幽香;是花苞上的一抹微红,是山峦间的一片烟云……

山城的细雨,最具山里味。柔柔的细雨中,风

不再料峭,雨不再湿冷;软软的细雨中,风暖了,花开了,龙顶茶儿绿了……

细细的雨丝中,桃花红了,梅子熟了,菜花黄了,纸鸢儿飞了……

细雨中,远隔千里我仿佛看见故乡的青石板路薄薄的湿了;鱼鳞般的黑瓦上像上了油般的滋润了;黑白相间的春燕飞回来在屋檐垒窝了;木格长窗里透出来的农家灯火,也因细雨而蒙上了一圈晕黄的水汽了。

细雨中,我还看见了母亲手中的油布雨伞;父亲身上的斗笠蓑衣;乡间邻里的大叔在飘雨的田里犁地……

于是,我眼角几颗思乡的清泪,也化作了早春里的一片细雨,在空中悄然飘落下来。山城的细雨,蒙蒙、霏霏、柔柔软软、无声无息。

于是,在细雨中,就有了江滨两岸的翠柳依依和长堤漫漫;有了玉屏山上的浓荫蔽日和古树深深;有了龙潭的静谧幽雅和温柔娴静;有了南湖的温润如玉和盈盈似镜;有了山中茶园的鲜嫩吐翠;有了竹林春笋的破土而出、有了苗木的葱茏青绿;有了瓜果、蔬菜的长势勃勃……

啊!山城开化,美在细雨中!

云上金花

陆永和

风吹杨柳绿,雨润菜花黄。
日暖更抽发,气清还远长。
萼房生七色,蕊冠映三阳。
经疫风霜雨,云端赏亦香。

江边即景

刘兴田

松竹青葱岳色苍,清江碧静映天光。
游人潇洒春风岸,几树夭桃吐艳芳。

[越调]天净沙·春茶

刘功才

前叶嫩芽芳,村姑采摘繁忙。龙顶商城上网,质优销畅,五洲四海茶香。

窗外的春天

胡庆华

这是一个特殊的开端
因为新冠肺炎
我们被禁锢封闭的空间
但禁锢不了我们对春的期盼
窗外的春天,很美
油菜花肆意的盛开着
甚是讨人欢喜

窗外的春天
有家的味道
袅袅炊烟
述说着平凡生活的幸福
晨起拥抱太阳
日暮静观夕阳的余晖
阳光如母亲的双手
一遍遍轻轻地抚摸着我的额头
给我温暖

这个春天给了我很多感动
感动着战友们的舍身忘死
感动着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
感动着每一个人的平凡善举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
望着窗外的点点新绿
我看到了希望
我坚信,再不用多久
我们很快将拥入春天的怀抱

无患子

邱慧萍

无患子,无患子,其实世间何子能无患?不知这树因何得此名?又或许红尘免不了忧心才有这“无患”的期待。清水湾的众生各自有本难念的经,草木葱茏之间,其实漾满起伏的情绪微澜。

我是在孩子的文章里留意到清水湾的这种树的。这位孩子写到:一离开家就是两三个星期,爷爷的病着实让我担忧。我只有到无患子树面前祈祷,但愿爷爷能撑到我大学通知书到的那一天。爸爸妈妈收入微薄……我不想以后,只想这有着菩提心的无患子树能让爷爷好转就好了……

“无患子,种门前,佛造光,家宅安,子孙后代无患难,菩萨保佑万万年。”百度之后,才知道民间有这样的传唱。秋冬时的无患子果子掉落一地的时候,确实有几分“菩提子”的韵味。春夏的无患子树繁茂滴翠,到了秋季一身金光,待到寒冬黄叶落尽就清脱庄重地立着。我们这群小小的人儿就在它慈悲的目光里来来去去,叹息和忧伤被吸纳了去,欢喜和雀跃被接收了去,离别和初到也被它默默藏到了心里去。

可红尘的苦痛又岂是你的慈悲所能化解得了的!我看着清水湾的草木不言,可地底下的根系怎能免去争夺养分之战,空中的枝叶交错分明在争取阳光C位。草木如此,人间小儿女又何尝不是如此。校园中的生命,也都背负着自己的责任和憧憬而前行。一位孩子匆匆的脚步里,有多少牵挂和期待的目光?一位教师深夜里的沉思,有多少心结要梳理?一位保洁员清晨在雨声中调整

扫地的节奏,一位保安警觉地盯住走向校园的每一张脸,一位寝管在孩子们熄灯入睡后沉静地拖着楼道……我们本是一池水中不同活法的鱼群,但我们欣赏着同样的草木,呼吸着共同的花香,忧虑着不同的忧虑。

花开在脸上,心坎里可能藏着职称评定之痛;暖递到课堂,脚步里可能沉着子女入学之伤;爱写到新闻,梦乡里可能忧着父母病体之苦。无患子,无患子,我们都是人间小儿女,霜雪里奔跑,风雨中抒情,负重中还会吹响萨克斯风。教育之海,我们晨昏摆渡,渔歌互答。远方很美好,可远方依然有人比我们更辛苦;现实很骨感,可身边依然有人比我们要悠闲。不是此地与彼处的区别,是劳作的底线定位高和底的问题。

曾经想在无患子身边拍张照,一位女孩帮我拍了好几张都连连摇头:“老师,我拍不出您的气韵呢,没一张满意!”我笑了:“你老师本来就长得很随意,拍出来当然没美感。”女孩也笑了:“老师,您是长得很写意,这相机哪有这灵性拍您哦!”孩子的智慧和善良会让无患子树说什么呢?

我本拥有的是不堪的皮囊,可因为和青春的他们在一起,一直努力经营着灵秀的内心,所以才给孩子们长得美的幻觉。忽然地,某天照镜子,自己也惊醒了:我一直在经营美好的内心,可长得还是如此随意。无患子说:我几千年来就长得很随意,所以我把自己的皮囊都努力长出药性来,渡人也渡己。

最后,我明白了。这人间等渡船是等不来的,自己造船吧!无患子说,还可以直接把自己变成船,船劈风斩浪之时,自己也就有了到达彼岸的能量!



刘昊画